

所有語文都平等都是所謂「官方語文」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民族解放

社陣對語文問題的看法

- 馬來亞人民有平等權利在任何地點，任何場合，任何時候應用自己的語言，這是不可侵犯的權利，包括有權在教學課程和教育系統中應用各族本身的語文。所有語文都平等都是所謂「官方語文」。
- 「國語」和「官方語文」同樣是殖民主義的產物。把任何一種語文規定為「國語」和「官方語文」而強加在人民頭上是不公正，不平等和壓迫性的措施。我們堅決反對這種措施。
- 殖民主義者及其傀儡利用強制規定或強迫應用一種語文作為「國語」和「官方語文」，在馬來亞人民當中引起不和和不團結，方便帝國主義「分而治之」，通過反動文化和教育集中壓迫人民。
- 一個民族的真正靈魂是反帝和爭取解放的正確政治思想和政治方向，而不是語文。
- 馬來亞人民取得真正獨立之後，從長時期應用的實際經驗中能找出一種最合適和最被人民接受的通用的語文。
- 我們應從馬來亞人的立場觀點對待語文問題。

(一)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和美英帝國主義充分合作經已規定馬來語為「國語」。現在他們已經通過一個法律，在1967年9月馬來語就成為馬來亞唯一「官方語文」。這事受到大部分人民的強烈反對。相當大部分的馬來亞人民正在鼓起也列其他語文為「官方語文」的運動。語文問題變成一個熱門問題。對於語文的問題社陣的政策和態度是什麼呢？我們要陳述我們的主張如下：

(二)包括書寫和會話的語言，是人們用來在交際上和交換意見的工具。每個民族在長久歲月中發展一種本民族最容易表達和最清楚理解的語言，用來表達人民的思想。

作為社會交際和思想交流的媒介，語言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語言同樣的為同一民族的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服務。

然而，在殖民地，一個民族壓迫和剝削另一個民族，壓迫民族，即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企圖

通過自己的語言把自己的反動文化，文藝強加於被壓迫民族。壓迫民族壓制被壓迫人民的語言，企圖通過自己的語言在被壓迫人民當中散播反動的文化來麻痺人民的思想和破壞他們的民族解放的鬥爭。殖民主義壓迫者企圖強迫所有被壓迫民族在社會交際和官方場合應用殖民主義壓迫者的語文以方便他們的剝削甚至同化被壓迫民族，例如在上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法西斯企圖強迫馬來亞人民把子女送到日文學校就讀，要不然就完全失學。

在這方面我們必須強調馬來亞仍然處在美英帝國主義的統治下，馬來亞人民仍然受帝國主義深重的壓迫和剝削。

(三)社陣是一個為爭取民族解放和馬來亞（包括星洲島）各民族團結和平等的反帝政黨。我們認為所有馬來亞的語文都平等，都是所謂「官方語文」。

（轉入第五版）

社論

評「國民服務（修正）法案」

最近，行動黨傀儡政權又在虛偽的「國會」提出並將通過所謂「國民服務（修正）法案」。這再一次說明帝國主義傀儡的行動黨集團正在竭力「穩固」其搖搖欲墜的反動政權，妄圖在人民的心目中搖搖其統治地位，藉以挽救其垂死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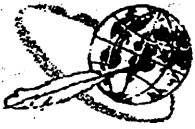
行動黨在近一二年來，拼命加強反動御用組織，特別是軍事武力組織，這是和它的帝國主義傀儡本質密切相關的，是它的這種傀儡本質決定的。作為帝國主義的傀儡，行動黨政權是依賴帝國主義的力量而生存的。今天，英帝國主義已是油盡燈枯的燈火，風中閃爍的蠟燭，它已無力維持並正在削減在遠東的龐大的軍事開銷；因而美帝國主義自然地取而代之。目前，美帝國主義正在加緊擴大侵越戰爭，正在加緊對中國進行軍事挑戰，正在蠻橫地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它的魔爪已伸到馬來亞（包括星洲島），拉攏和收買當地的反動統治集團。拉曼李光耀集團為了保持垂危衰朽的傀儡政權，自然地加緊勾結和投靠美帝國主義，為美帝的全球戰略部署效勞，鎮壓當地人民的革命解

放鬥爭，維持所謂「和平」和「穩定」的越戰的「後方」。我們看到拉曼政權正在大力擴展武裝部隊，以及大事訂購艦艇和軍用飛機，李光耀政權也不落後地在大力招募軍隊，推展所謂「軍事訓練」計劃，於是，「新加坡軍團」、「人民警衛隊」、「學生軍團」、「學生警察」等應運而生。現在，李光耀政權又宣佈征募今年一月一日或以後滿十八歲的國民服役人員，要建立兩營步兵團，以及較後再建立一營步兵團和兩營警察傘兵團。

眾所周知，自星洲假「獨立」以來，李光耀反動集團充當帝國主義傀儡的面目已被革命人民徹底揭穿，廣大人民反抗李光耀傀儡政權統治的鬥爭正在蓬勃地開展。為了維持它的動搖不穩的反動政權，在軍事上，它已感覺到英帝國主義過去所建立的政治部、軍警等暴力不足，因而大事擴充武力組織，這次的招募國民服役人員，正是它加強軍事組織的又一花招。行動黨政權的「內政及國防部」文告中就毫不掩飾地宣佈道：「當局認為所有社會的各階層人士都有需要參加『共和國』的防務工作」。顯然，反動政權是處心積慮要把人民和反動政權的「國家形式」緊緊拉在一起，企圖強迫人民接受帝國主義的「分而治之」政

（轉入第八版）

國際反帝簡訊



各國進步組織譴責蘇修 破壞亞非團結反帝事業

由世界革命人民的叛徒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一手策劃和操縱的尼科西亞非法會議，干出了許多破壞和分裂亞非人民團結反帝鬥爭的卑鄙勾當。消息傳出後，亞非的反帝革命組織接連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蘇修的這一分裂活動，並表示決心開好將於今年在北京舉行的第五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

亞非作家常設局最近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蘇聯修正主義者及其一小撮追隨者策劃尼科西亞會議，強行非法推翻了溫尼巴第五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關於今年在北京舉行第五屆大會的決議，公開分裂亞非人民團結反帝運動。

聲明說，常設局堅決支持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二月三日的聲明，並決心同所有堅持革命原則的亞非各國反帝戰士和人民一起，堅決支持在中國召開第五屆亞非團結大會

的決定。

聲明指出，蘇聯修正主義者一直是亞非人民團結反帝運動的最大破壞者和叛徒。尼科西亞分裂會議又一次証明了，蘇聯修正主義是億萬亞非人民的死敵，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敵美帝國主義的頭號幫兇。亞非作家和人民完全相信，蘇聯修正主義者的這些陰謀將遭到更慘重的失敗，它們逃脫不了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命運。亞洲反帝民族主義組織也發表聯合聲明，痛斥蘇修的破壞活動。

聯合聲明指出，亞非人民決心

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統治，並且決心同現代修正主義作鬥爭。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壓迫人民必須獲得解放，現代修正主義統治下的蘇聯人民和東歐一些國家的人民必須獲得解放，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

聯合聲明譴責蘇修在二月十五日上午強行由它召開的所謂“第八屆亞非團結理事會組織委員會”會議上把西南非洲民族聯盟非法開除出亞非團結組織。

聯合聲明指出，這個行動，清楚地看出蘇聯所起的對亞非人民團結的分裂作用。聲明還譴責蘇修在這次非法的會議上惡毒地攻擊亞非反帝組織，接受修正主義的追隨者例如錫蘭和日本等分裂組織加入亞非人民團結組織。

聯合聲明說，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現在正在扮演美國在聯合國中一樣的可悲角色。聯合聲明嚴正指出，在這次會上所作出的任何決議對我們都沒有約束力。

莫三比給革命委員會駐開羅代表西托爾二月廿五日在一篇聲明中指出，蘇修在尼科西亞的分裂活動，再一次證明它們企圖壓制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被壓迫人民的鬥爭方面，正在充當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頭號幫兇的角色。

聲明譴責蘇修荒謬的、非法的把西南非洲民族聯盟開除出亞非人民團結組織，並且指出這種分裂手段完全違反了亞非人民團結組織的原則。

聲明表示完全支持在北京召開第五屆大會，並認為蘇修的陰謀詭計一定遭到失敗，亞非人民的鬥爭必將蓬勃發展。

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負責對外事務的書記十六日指出，這個會議通過的決議都是非法的。

蘇丹亞非人民團結組織秘書長十九日在聲明中表示支持溫尼巴第四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關於今年在北京舉行第五屆大會的決議。

柬埔寨“新電訊報”最近發表一篇針對蘇修分裂活動的評論說，這些反帝事業的叛徒不放棄任何機會充當華盛頓頭目的走卒。

評論指出，目前這一伙人正在它們所能插足的一切國家和一切場合加緊進行分裂和破壞活動，充當帝國主義的幫兇，追求和帝國主義一樣的目標合伙主宰世界。

評論同時譴責改變第五屆大會會址的分裂活動。

北京“人民日報”發表重要文章號召 粉碎美蘇的反革命大陰謀

北京“人民日報”最近發表了一篇題為「粉碎美蘇的一個大陰謀」的“觀察家”文章，強烈譴責美蘇相互勾結，企圖撲滅越南人民的革命烈火。文章說：

“最近美帝的頭面人物，抓住越南戰場所謂春節停火的時機大搞‘以炸迫和’的勾當。約翰遜、賴斯克之流竟然狂妄地叫嚷對越南人民的壓力必須繼續下去，越南人民必須立即抱以相應和適當的逐步降級活動，美國才準備下令停炸北方。他們甚至對越南人民發號施令，要越南南方人民武裝力量放下武器，必須從南方撤退。就在同一個時候，柯斯金飛到了英國，他一到倫敦，就大事鼓吹只要美國停止轟炸越南民主共和國，有關各方面就能坐到談判桌旁。英國首相威爾遜在柯斯金會談結束後得意忘形地聲稱，‘有個倡議，一項計劃，可以在明天實現和平’。蘇英會談聯合公報更是對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隻字不提，對美帝侵略越南的罪行一聲不響，而不分青紅皂白地叫喊什麼提早結束越南戰爭。……蘇英會談實際上是美蘇英三家共同策劃撲滅越南革命烈火，推行美國和談騙局的一個黑會。事實再一次証明，蘇修領導集團是出賣越南革命的可恥叛徒，是鼓勵美國擴大侵略的頭號幫兇，是越南人民抗美事業的最陰險的敵人。」

「……因此，越南問題的癥結所在是：美國侵略軍必須從越南滾蛋，停止對整個越南的侵略；讓

越南人民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不是美國炸不炸北方的問題。……

「……應當特別指出，美帝國主義在蘇修領導集團幫助下進行的‘和談’活動，集中到一點就是企圖迫使北方停止援助越南南方人民的英勇的鬥爭，拋棄自己一千四百萬骨肉同胞和半壁河山來換取美國停炸北方。美帝和蘇修這個大陰謀，是對越南全體人民的一種不可容忍的極大侮辱。」

「……爭取越南的完全獨立和祖國的統一，這是三千一百萬越南人民多少年來為之流血犧牲、前仆後繼的神聖的民族願望。……沒有越南南方，到頭來也就沒有越南北方。美帝國主義的如意算盤是，首先利用‘和談’把越南北方的手脚綁起來，以便於它在南方大干，而當美國這只野獸養好了自己的傷口，它就會在一個早上向北方猛撲過來。美帝對待革命者的原則向來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不能消滅者就將來消滅之。這是各國革命人民不知付出了多少鮮血的代價所得出的結論。」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誓作越南人民的後盾，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犧牲，決心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國的戰爭進行到底！」

馬來亞亞非團結委員會針對「尼科西亞」會議發表聲明

譴責蘇修分裂馬來亞人民的陰謀 不承認該會議所達致的任何決定

馬來亞人民亞非團結委員會駐英倫代表A. R. 卡林和約翰·伊答，針對所謂亞非人民團結機構理事會第八次會議接受“新加坡全國亞非團結委員會”成為“會員”事，於二月廿四日發表聲明。

馬來亞人民亞非團結委員會1967年2月24日的聲明一開始就嚴正地指出，接受李光耀傀儡政權的所謂“新加坡全國亞非團結委員會”作為亞非人民團結機構的“會員”，已公然地愚弄在溫尼巴召開的第四屆亞非人民團結機構會議。我們引錄溫尼巴議決案全文：

“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綫。
社會主義陣綫
馬來亞人民黨。

大會推荐上述反帝和反對新殖民主義的馬來亞的組織（包括新加坡）共同協商，以便設立一個團結委員會，集合所有爭取徹底民族解

放的馬來亞人民的力量（包括新加坡）。這個委員會一旦成立將自動成為亞非人民團結機構的會員。因為自從馬來亞代表參加1957年在開羅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以來，本機構就和馬來亞代表失去所有聯系。

聲明指出，「馬來亞人民亞非團結委員會隨即履行這項議決案宣告成立。

聲明強調說，「衆所周知，英帝及其在吉隆坡和新加坡的馬來亞傀

儡政權，把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強加在馬來亞和北加里曼丹人民頭上，隨後又強硬實行所謂新加坡的“分離”。然而，新加坡是馬來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尼科西亞召開的所謂“第八次理事會”承認新加坡傀儡政權，構成了現代修正主義分裂主義者公然支持美英帝國主義分裂馬來亞人民的陰謀。

聲明說，「受美英帝國主義支持的李光耀傀儡政權，不只是野蠻地鎮壓馬來亞人民；他們也公然支持美帝侵略越南。並向美帝國主義者提供所謂“休養和渡假”中心地。同時，他們公然聯合美帝在南韓的傀儡政權，以及所有亞非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傀儡政權。因此，証明他們是徹頭徹尾的親帝代理人。到來尼科西亞的所謂“新加坡全國亞非團結委員會”的代表是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教育部政務部長”和“國際事務局主任”；這証明所謂“新加坡全國亞非團結委員會”是直接代表李光耀傀儡政權的。由於接受像這樣的傀儡政權作為亞非人民團結機構的會員，以蘇聯領導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者就越加明顯地暴露了他們自己是馬來亞人民也是越南人民的敵人。」

聲明最後呼吁所有亞非人民團結機構的反帝會員團體拒絕並譴責現代修正主義者及其在開羅秘書處的僕從的上述決定，堅持第四次亞非人民團結機構會議有關馬來亞人民亞非團結委員會的會籍的決定，以便促進亞非人民團結反對以美帝為首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所有一切反動派。

馬來亞人民亞非團結委員會在聲明中重申我們的立場，即不承認在尼科西亞召開的第八次理事會所達到的任何決定，不論從什麼角度來看我們也都不認為這個會議是亞非人民團結機構的合法理事會會議。

湯申區羣衆游行示威

高呼：選舉是騙人的，抵制補選。
口號：打倒李光耀傀儡政權。

這次，湯申區雖然有一場所謂“競選”在進行，但是人民是感覺不到有補選這回事的。這是很自然的，在行動黨摧殘民主，實行獨裁統治的情況下，羣衆深切了解到選舉只不過是帝國主義者和李光耀集團用來欺騙人民的騙局，根本不會帶給羣衆什麼好處。因此，“競選”已引不起他們注意了。

上周日（廿六日）傍晚，湯申律自碧山亭至烏橋一帶，還是像平時一樣，沒有出現易潤堂所稱的“選舉的激動”。人們只覺得有點不尋常，就是有好幾輛紅車自市區飛馳而上，還有幾輛轎車，坐滿了一看就知道不是善類的彪形大漢，在碧山亭和紅毛丹格一帶巡邏。人民猜想，大概因為有什麼“部長”或行動黨“要人”到上台“吹牛”罷！（當晚行動黨在紅毛丹格有街頭會議）。

晚上九點正，忽然一陣響亮的爆竹聲，在碧山亭路口附近響了起來。接着，十多個羣衆拉起布條走到湯申大路上，隨後，又有數十名羣衆從咖啡店，候車亭，油站湧出來，排列成隊伍。不知到那里來了這麼多人，隊伍人數由數十名逐漸增加，增加到一百名，二百名，三百名，五百名。湯申區第一次出現了一隊五百人的遊行隊伍，他們帶着滿肚憎恨反動政權的怒火，以堅毅的步伐，沿着大路，朝海南山走上去。他們揮動着手上的布條，激動的高呼：“打倒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社團法令”“行動黨的選舉是騙人的”“抵制補選”……

等口號。整個地區都轟動起來，許多羣衆隨口號聲湧上街頭，整條街邊翻滾了。遊行隊伍的口號，戰鬥的步伐，鼓舞了被奴役被剝削的人們，加強了他們反抗行動黨暴虐統治的決心。他們讚賞遊行者的「強權暴力底下不低頭」的英勇氣概。並對遊行隊伍高喊好得很。在路旁站崗的走狗特務，面對着這一隊伍，他們平時那一付兇相再也擺不出來了，反而是面色發青，拔步就跑，去討救兵！

隊伍遊到了海南山的戲院，行動黨大批特務警察和暴動隊員攔阻在隊伍的前面。他們揮動着手上的警棍，向遊行隊伍逼過來，企圖進行血腥鎮壓。但是，遊行羣衆在一聲“解散”的口號下，安然撤退。他們在附近居民的協助和掩護下，離開了警察特務的包圍網。勝利的結束了一場鬥爭。

行動黨的狗腿因為抓不到半個遊行者的，向上司交不了差，於是遷憤於當地羣衆。他們揮着警棍隨意毆擊路旁的行人和在候車亭的搭客，並隨意拘捕了幾位羣衆。這引起了當地居民的極大不滿。據悉，他們後來還闖電影戲院大肆搜查，可是却徒勞無功。

語☆錄

「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是中國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為的一句俗語，各國反動派也就是這樣的一批蠢人，他們對於革命人民所作的種種迫害，歸根結底，只能促進人民的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難道沙皇和蔣介石對於革命人民的種種迫害，不就是對於偉大的俄國革命和偉大的中國革命起了這樣的促進作用嗎？



談會嶠馬金視透

上週末，聯盟政權和行動黨政權的大頭目在金馬嶠高原舉行會談，引起了各方面的密切注意。這是一次經過精心策劃的不平常的會談：第一，這是新加坡“退出大馬”以後兩個傀儡政權大頭目的第一次大聚會，參加者除阿都拉曼、李光耀之外，還包括了阿都·拉查、吳慶瑞這一類掌管軍隊、警察的大頭目。第二，在記者的再三詢問下，大頭目們都一再強調是“來打高爾夫球”的，絕口否認舉行會談，但是，又明明舉行了不只一次的會談，而且拒絕記者旁聽，會後更無宣布會談的內容。第三，所謂的新加坡“外交部長”拉惹勒南並不打高爾夫球，也不是去看打球，但却趕到金馬嶠參加會談（按：李光耀、吳慶瑞、杜進才和拉惹勒南四人，現被認為是行動黨的“四巨頭”，是內閣的第一層人物）。第四，美國駐“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大使都參加所謂“高爾夫球賽”，但是英國駐“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最高專員却没有參加，這點更惹人注意和耐人尋味。

儘管參加會談的大頭目們竭力封鎖會談的消息，企圖不讓人民知道他們在暗地里所干的勾當，但是，“雞蛋多麼密也有縫”，我們綜合上述諸點及各方的反應，就不難透視這一經過精心策劃的會談的主要內容。

行動黨政權在新加坡正在加緊實行法西斯政策，它製訂了形形色色的法令條例，企圖絞殺左翼運動，例如職工會法令、社團法令等等矛頭指向社陣、人民黨、左翼工團及其它一切進步民間社團。毋庸懷疑，行動黨政權製訂這樣一大堆法西斯法令條例，它的最終目的是企圖封閉堅持革命路線的左翼政黨、左翼工團和進步民間團體，鎮壓人民的革命鬥爭，將人民置於黑暗、專制、野蠻的法西斯統治之下。現在，行動黨決定強迫青年學生受軍訓，並且大規模招兵買馬，就是進

行全面法西斯統治的部署。當然，行動黨的寡頭們不能不擔心，他們這樣蠻干，必將引起左翼和人民的劇烈反抗與鬥爭，局勢會搞得非常嚴重致他們無法控制，而這種局勢，不能不影響到馬來亞大陸，因此，這樣一個關係兩個傀儡政權的安全與利益的問題，不可能不在這次會談中提出來。

行動黨政權為了加緊推行帝國主義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加強所謂“新加坡是獨立國家”觀念，對於在馬來亞大陸出生的新加坡左翼人士的新政策是：如果已取得所謂新加坡“公民權”，則盡可能弔銷之，將他們“驅逐”到馬來亞大陸。如果還未取得“公民權”，則決不發給，並且盡可能將他們“驅逐”到馬來亞大陸。這樣一來，當然會增加聯盟政權的負擔和麻煩，所以，聯盟政權和行動黨政權很可能在會談中對此進行政治交易。

最近，英國已宣布要削減它在遠東的駐軍和所謂“防禦開銷”（“防務”者，其實是保護其殖民利益），在新加坡，馬來亞大陸與北加里曼丹的英國軍隊也將隨而減少。這是由於英帝國主義已是奄奄一息的紙老虎，它已無力對付經濟危機、內外交困的局面，它在東南亞一些地區利益和“統治地位”逐漸被比它強大的美帝國主義所奪取和取代。美帝國主義勢力對馬來亞的滲透和加強攏絡拉曼政權已是舉世皆知的事。而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為了維持垂危的反動政權，鎮壓人民的革命鬥爭，也就加緊投靠美帝國主義，為英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效勞。這樣，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就被美帝國主義置於

它的反革命的全球戰略部署中，成為它擴大侵越戰爭和包圍中國的一個後方據點。這是關係主子及奴才雙方利益的大問題，當然不可能不在“金馬嶠會談”中提出來。這種情況，是我們馬來亞人民必須密切注視的。

必須指出，過去，有些人被阿都拉曼集團與李光耀集團那種虛張聲勢、裝模作樣的爭吵現象所迷惑，以為雙方真的有什麼不可調和的矛盾，更荒唐的是以為“行動黨或許比聯盟好一些”。現在，“金馬嶠會談”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兩個傀儡集團盡管有時爭爭吵吵，但是，過一陣子，他們又會握手言歡，稱兄道弟起來了。因為他們都是帝國主義豢養的走狗，為了爭骨頭可以相咬，但主人一聲號令，他們就會一齊向人民、向革命者撲過去的，換句話說，他們在壓迫人民，鎮壓革命這方面始終是十分合作，十分協調、十分一致的。

·小兵·

古晉百餘名被拘留者 絕食抗議受虐待

（古晉廿八日訊）據沙勞越人聯黨透露，被拘留在古晉明尼遜路六哩監牢中的政治被拘者的一批家屬，今天前往會見律師，要求寫信詢問當局為何不允許彼等前往該處探望子女及親人。同時，該批家屬也要求律師前往監禁中心了解為何不能探獄的理由。

人聯黨的一位負責人指出，該處政治被拘者已被剝奪與家人的通訊和被禁止家人送物的權利。此禁令為期六個月。他要求當局向公眾人士解釋這樣殘酷和嚴厲處罰被拘者的理由。

他續指出，該監禁中心的約一百多名被拘者已經採取絕食行動抗議有關當局對他們的迫害和虐待其中有的絕食已達五天之久。但是聯盟當局對此事却置諸不理。

他促請聯盟關注聯合國憲章內的「人生保護法令」。該條法令規定政治被拘者不能遭受虐待，不得剝奪他們應得的權利。他們在專橫之下被拘留已遭受極大的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他們不經法庭審訊，為什麼他們還要受到虐待和限制呢？

全星左翼團體聯合紀念三八婦女節

一年一度的國際“三·八”婦女節又將來臨了。全星左翼政黨、工團、校友會、藝術團體已成立聯合紀念婦女節籌委會，並會於二月廿一日發表一分“告姐妹書”，闡述今年左派各戰綫上的先進婦女，在大破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大興革命樂觀主義思想中聯合紀念偉大的“國際三·八”婦女節，其意義顯得更深長。“告姐妹書”呼吁姐妹們踴躍出席這個紀念大會，藉以表

達廣大的勞動婦女的革命意志和決心。

據悉，大會地點經定於湯申支部（日本園），時間是3月8日當天下午六時。大會除了政黨、工團、校友會、藝術團體代表演講，還將通過多條議案。該籌委會負責人表示，大會出席者不限於婦女，歡迎兄弟們參與盛會。另悉，籌委會亦曾邀請馬來亞大陸的左翼工團代表前來出席大會云云。

(接第一版)

所有語文都平等都是所謂「官方語文」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民族解放

馬來亞是一個多民族的社會。馬來亞人民可以說是出身於不同的語言環境，講不同的語言。這些語言是馬來語、爪哇語、華語、淡米爾語、興都語、旁遮普語、孟加里語、烏爾都語、英語、錫蘭語、巴基斯坦語等等。因此所有馬來亞人民有平等權利在所有場合，任何時候和任何地點，不論是在家或在工作地點，在商行或政府機構，在學校或法庭，議會和會議，應用他們本身的語言。

(四) 我們堅持我們這個多民族社會的馬來亞人民講和應用自己的語文的權利是不可侵犯的。我們堅持在馬來亞目前情況下各民族人民應用本身的語文的這種不可侵犯的權利包括有權在教學，課程和教育系統，在我們各種不同的民族學校，學院，大學和各種高等學府中應用各族本身的語文。

在目前應用各個不同的語文作為教學和考試媒介語和採取適應各族文化和傳統的教育系統和課程的所有各民族的學校、學院、大學和高等學府，不准帝國主義者及其在馬來亞的傀儡絲毫侵犯。

(五) 「國語」問題是殖民主義產物。帝國主義者提出「國語」問題其目的是為了要在馬來亞一部分所謂「受寵」的人民當中製造他們已經獲得「獨立」，他們被給予所謂「特權」和「特惠」的印象，而事實上却對所有馬來亞各民族人民進行壓迫。

馬來亞人民由各個不同而人數相當的民族組成，在這種情況下，挑出任何一種語文作為「國語」，事實上就是歧視和壓迫其他馬來亞人民的語言。這是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策略的一部分，也是對馬來亞人民的全面的鎮壓。把任何一種語文規定為「國語」而強加在人民頭上顯然是不公正，不平等和壓迫性的措施。

我們認為所有馬來亞人民都有平等的權利。因此我們不能接受任何一種語文作為馬來亞人民的「國語」。

沒有任何一種馬來亞人民所說的所應用的語文應該被挑出而作為「國語」。「國語」這個字眼應該取消。

再說，一個國家是不需要一個「國語」的。如瑞士並沒有「國語」。瑞士人在所有政府部門來往當中可以利用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英語也不是英聯合王國「官方語文」。威爾士民族是英聯合王國的一個民族，其他如英格蘭，蘇格蘭，北愛爾蘭。威爾士語是威爾士民族的「國語」，但並沒有一個威爾士的國家。

(六) 有人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語言」。

我們要指出我們的國家馬來亞仍然遭到美英帝國主義者的統治，美英帝國主義者得到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的充分合作，已經把新加坡和馬來亞大陸分割開來。我們繼續為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和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星洲島）而奮鬥。

我們的國家是擺脫外國軍隊和外來控制的馬來亞。馬來亞人民仍然在爭取他們自己當家作主的基本權利。我們的國家是由我們這個多民族社會當中所有各民族的馬來亞人民所組成。

在目前這種情況下，談論什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語文」是不正確而實際上是帝國主義的分裂性的挑撥離間的一種手段。在馬來亞人民取得真正獨立之後，以及馬來亞人民由於經常和長期應用所有各種語言而從實際經驗中馬來亞人民能找出一種所有馬來亞人民在社交當中適合的語文。

尋找一種在我們這個多民族的社會里最合適通用的語言的過程當然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甚至當馬來亞人民已經找出一種最合適和最被人民接受的通用語言，我們也仍然堅持所有馬來亞人民的語文都平等

都是所謂官方語文。所有馬來亞人民在任何環境任何時候應用他們的民族語文或母語的權利是不可侵犯的。其實，應用本民族的語文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帝國主義者鼓勵「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語文」是因為這個口號方便他們分而治之的政策和對所有馬來亞各民族人民的全面鎮壓。我們不應該跌入這個帝國主義的圈套。

(七) 有人說：「語文是民族的靈魂」。

一個民族的真正靈魂是反對美英帝國主義統治和爭取民族解放的正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方向。

這個口號是有意在人民當中挑起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情緒，在人民當中製造不和和不團結，轉移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統治和壓迫的鬥爭。

我們也不應該跌入帝國主義的這個圈套。

(八) 「官方語文」是殖民主義的產物，這是企圖把「國語」強加在人民頭上的一種手段。當英殖民主義在馬來亞實行赤裸裸的殖民統治的時期，英殖民主義者的語言——英語事實上是唯一「官方語文」。「官方語文」是作為一個工具用來壓迫各民族馬來亞人民。

自從英帝實行新殖民主義以來，馬來文被列為「官方語文」之一。英帝這樣做的目的和實行「國語」一樣，第一是欺騙人民以為獲得「獨立」了；其次是分裂各被壓迫民族之間的團結；第三是方便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利用語言問題煽起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情緒，欺騙馬來群眾去支持他們作為英殖民主義者傀儡的反動「統治」；第四是在其認為適當時候通過反動文化和教育集中壓迫人民。

為了騙取馬來民族支持「馬來西亞」，英帝及其傀儡許諾給他們帶來繁榮並且特地煽起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情緒。

(九) 我們強烈反對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鎮壓包括帝國主義的分而治之手段。我們認為如果一個人會曉得兩種以上的語言的話，那麼他有權應用他喜歡用的那一種語言。我們認為任何語文都不應該作為「國語」和「官方語文」而強加在人民頭上強制規定或強迫應用任何一種語文作為「官方語文」而排除其他種語文，只能在馬來亞各民族的人民當中引起不和，不團結。

在這方面，我們必須譴責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追隨美英帝國主義而採取反動的、分裂的壓迫性的政策，即規定馬來語為「國語」和沒有平等對待我們馬來亞人民的所有語文。

(十) 我們呼籲所有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島）的人民團結起來，堅決展開反對強硬制定任何一種語文作為「國語」或規定1967年馬來語作為唯一「官方語文」的鬥爭。

堅決爭取承認我們這個多民族社會所有語文，即馬來文，爪哇語文，華文，淡米爾文，興都語文，旁遮普語文，孟加里文，烏爾都語文，巴基斯坦語文，錫蘭語文等都平等和是所謂「官方」的，這是不可侵犯的權利；堅決爭取所有各民族在民族學校和高等學府應用各個語文的權利。

我們也呼籲檢討所有學校的課程內容，保證其不被美英帝國主義者及其當地代理人及傀儡利用來服務於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利益。

讓我們爭取承認所有語文都平等都是所謂「官方語文」作為爭取馬來亞人民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的一個進展。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

所有語文都平等都是所謂「官方語文」，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民族解放！



印度糧荒為何如此嚴重

陳翰笙

印度目前正經歷着一次嚴重的糧食危機。它比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八年的兩次糧荒更加嚴重，是印度獨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糧食危機。

現在，在印度十五個邦中，已有十一個邦發生糧荒。印度政府一九六五年九月開始在某些大城市實行糧食定量配給。當時規定每個成年人每天可得十二英兩糧食。從十月二日起，定量就減為十英兩。快到年底的時候，又減為六英兩。一九六六年一月，連六英兩也難以維持了。糧食部長蘇布拉馬尼亞姆二月六日承認，許多邦大米的配給量每天只有二分之一英兩或四分之三英兩。儘管印度政府嚴密封鎖缺糧情況，印度和西方報刊還是不斷透露了印度饑餓遍野的悲慘狀況。廣大飢民吃光了樹葉、草根、黃麻葉，賣兒鬻女，全家自殺等悲劇不斷發生。一九六六年，據聯合國的農業和人口問題顧問萊門特·埃爾爾的調查報告（見二月四日英國“泰晤士報”），印度四億八千萬人口中有一億人要遇到飢餓，其中一千萬至一千二百萬人將不免“像蒼蠅一樣成群地餓死”。印度糧食部一月廿日公佈的材料也作了同樣的估計。印度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嚴重的糧荒呢？

基本原因是

封建的生產關係

造成嚴重糧荒的基本原因是印度農村中的封建的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在長時期內嚴重地阻礙着生產力的發展。印度獨立以後，代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利益的國大黨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三年期間進行了所謂「土地改革」。大資產階級企圖通過這個「土地政策」增加田賦和捐稅的收入，以便利國家資本的形式加速其資本積累。大地主則企圖取得過去還沒有取得的絕對的、完整的土地所有權，擴大他們的所謂「自耕地」並加強對於農村的統治和對於市場的控制。所謂「土地政策」不過是雙方狼狽為奸、坐地分贓的一出醜劇。

國大黨政府「土地政策」的一個主要「成果」是廢除了柴明達等「中間人」制度，即過去英國殖民者扶植或承認的柴明達等所謂法定地主，不再享有向政府繳納一定數額的稅款後便可在特定地區內向農民征收苛重地租的包稅特權。但是，「土地政策」後，印度政府却向農民征收同樣苛重的地稅（在某些邦干脆仍然稱為地租）。同時，地

主由於向政府交出了一部分土地而取得了數十億盧比的補償金。他們還繼續保留和更加擴大了他們的「自耕地」，而且獲得了對於這些土地的法律上的絕對的、完整的所有權，比英國殖民地時期名義上土地屬於英國殖民地政府，柴明達只是欠稅人的情況邁進了一步。

現在，印度的土地佔有情況仍然十分集中，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地主、二地主和富農佔有耕地達百分之八十五，而佔農村人口約百分之八十五的貧僱農、中農和其他人員佔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五。印度的地主廣泛採用分成制地租這種封建的實物地稅形式剝削農民，其殘酷程度不僅實際上沒有比「土地政策」前減輕，而且近年來還有日益加重的趨勢。例如，據印度資產階級學者B·K喬杜里透露，在西孟加拉邦的一些地區，「土地改革」以後分成制地租由百分之五十增至百分之五十五，甚至增至百分之六十。分成農自備農具、耕畜、種子等一切生產資料，僅僅是因為沒有土地就要把一年辛勤勞動所得的五成、六成白白地交給地主。

印度的地主經濟還同高利貸資本、掠奪性的商業經濟緊密結合，它們三位一體，在農村中組成了一個嚴密的封建剝削網。與此相適應，它們在農村中的統治權力在「土地改革」後也大大加強了。

十分明顯，國大黨政府的「土地改革」，不僅沒有改變農村中的封建生產關係，而且在某些方面還使它有所加強。印度的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相互勾結，加強了對農民的統治和剝削。稅捐增加、佃農地位下降、地主富農權力上升，債役制和高利貸發展，凡此種種，不能不使印度農村生產力遭到進一步的破產。事實上，現在糧食的年平均單位面積產量有着明顯的下降趨勢。

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凡農民不肯接受更加殘酷的剝削條件的，就被地主驅逐。地主對農民的壓榨和迫害，往往使耕地荒蕪。在逐個事件中，往往造成耕種不及時，甚至無人耕種，許多很好的農田變為沒有播種的熟荒。據“印度記錄和摘錄”一九六五年六月所載，

拉賈斯坦邦的山谷地帶有二十五萬英畝熟荒，佔那個地區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一。

造成糧荒的其他原因

形成這次嚴重的糧荒還有其他一些原因，這些原因都是印度政府反動的內外政策造成的。

印度經常有水災或旱災，一九六五年的旱災特別嚴重。在印度耕種關鍵性的九、十兩個月，幾乎沒有下過雨。西部和西南部的古吉拉特、馬哈拉施特、邁索爾三邦和北部的拉賈斯坦以及位於中部的中央邦幾乎全部遭到旱災跟着嚴重的旱災，南部又有傾盆大雨，造成水災。馬德拉斯邦好些地方在十二月初遭到淹沒。

但是，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天災的為害程度是大不一樣的。印度佔有百分之八十的耕地沒有水利設施。這種情況，不能不加重天災的為害。

印度政府一直以進口美國糧食的辦法來解決缺糧的問題。它過去一向用進口美糧作為平抑物價的手段，因此糧價一直落在其他農作物之後，這就打擊了印度國內糧食生產的積極性。現在，在糧荒急劇發展的情況下，進口美糧不僅不能再作平抑物價的手段，印度政府投入市場的美糧還很快轉為私商囤積居奇，投機倒把的對象，加劇了糧價上漲的嚴重情況。這就影響了農村中廣大貧農的生計。同時，它必然使印度在政治、經濟上更加殖民地化，更加依附於美帝國主義，更深地陷於美帝國主義的控制之中。而美糧的輸入只能勉強維持大城市的糧食配給，廣大農村千百農民仍嗷嗷待補。像印度這樣一個四億八千萬人口的國家，缺糧問題決不是依靠進口所能解決的。

造成印度這一次糧荒的原因當然不止一個，但基本的原因還是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反動統治。在代表這兩階級利益的國大黨政府下，農村生產關係束縛生產力的情況日益嚴重，糧食生產不可能擴大和提高。一旦遭到天災，國大黨政府既無力號召和組織人民抗災，也不能有效地實行糧食配給，更無法阻止奸商的囤積居奇、投機倒把，抬高糧價，因此糧荒愈來愈嚴重。

（註：英兩就是安士

OUNCE ——編者）



(8)

打在右派文人的身上 痛在行動黨人的心上

關雄

——評「行動報」替文壇上的牛鬼蛇神喊冤叫屈——

最近一期的行動黨的放毒報紙「行動報」，刊登了一篇新聞不像新聞、評論不像評論的四不像文章，污蔑左翼要把「文藝界清算」，污蔑「陣綫報」最近所開展的對文壇上的牛鬼蛇神的批判鬥爭是「假文化革命」，並且還如喪考妣地替那一小撮被批判的右派文人，御用文人喊冤叫屈，鼓勵他們繼續干下去。

奴才挨了打，通常會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主人馬上跑出來挽救、保衛和撫慰。主人之所以如此，當然是因為挨打的奴才是受寵的，是對主人忠心耿耿的，立過不少“功勞”的這一種奴才挨了打，主人豈有不心痛之理。另一種情況是，主人不肯出面保護，置之不理，或者勉強強逼出來講幾句話了事，甚至還可能罵奴才不中用，挨打是活該的。主人之所以如此，當然是因為這一種奴才平日不夠賣力，不夠忠心，挨了打，主人也沒什麼心痛。

我們當然不能那麼「不盡人情」，不許主人出面保護挨打的奴才，但是，主人越是出力保護奴才，那就越是說明奴才的可恥，而奴才想掩蓋自己的奴才相也就越難。

最近，我們左翼文藝工作者及關心文藝的左翼幹部向右派文人及行動黨的御用文人（也就是奴才）

發動了猛烈的攻勢，將反動文藝批判得體無完膚，原形畢露，處境十分狼狽。這時，站在他們背後拿指揮刀的行動黨反動集團眼看右派文人挨棒，心里痛得很，再也按捺不住了，於是就公開出來庇護這班被左翼批判的牛鬼蛇神，同時也是指示牛鬼蛇神向左翼進行反撲。這樣一來，恰恰是暴露了被我們批判的「新詩月報」以及苗秀、趙心等一伙人的親行動黨的右派面目，否則，他們挨棒，行動黨人就不會心痛，「行動報」也不會公然「行動」起來替他們喊冤叫屈了。「行動報」在這里充當了我們的反面教員，凡是它庇護、吹捧的，就是我們要反對的、批判的，凡是它所咒罵、反對的，正是我們所要擁護的、支持的。「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教導。現在行動黨人力竭聲嘶地反對我們所展開的文藝戰綫的反右鬥爭，恰好証明我們作得對！「行動報」用了頭版的版位替「新詩月報」新

等右派文藝小集團喊冤和打氣，指揮他們進行反撲，恰好証明我們對「新詩月報」新社等右派文藝小集團的批判打擊是正確的。

可笑的是「新詩月報」一伙人因發表反動文章、詩歌（歌頌行動黨的法西斯統治、歌頌假“獨立”）而挨棒之後，就裝出一副委屈的臉孔，假惺惺地說：「絕不標榜任何立場」。他們不承認他們的右派立場，那沒關係，現在「行動報」出來把他們的立場標榜出來了，「行動報」庇護他們，撫慰他們，把他們捧為「文藝界知名人士」，以他們作為文藝界的「代表」，他們被批判，行動黨人就說是文藝界被「清算」，行動黨人真是對他們愛護備至，體貼入微啊！人們當然要問，如果他們不是替反動政權效犬馬之勞，如果他們沒有賣身投靠反動派，為什麼行動黨反動派要庇護他們呢？他們如何自圓其說呢？他們同行動黨人站在一道，同流合污，那還用爭辯嗎？他們欲蓋彌彰，結果是更加暴露他們的右派真面目，這叫做「弄巧反拙」。行動黨人的報紙上發表袒護他們的文章，是白紙上印着的黑字，他們想抹掉嗎？他們能抹掉嗎？笑話！

「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是行動黨及其追隨者經常做的事，「行動報」替文壇上的牛鬼蛇神喊冤打氣，這就等於告訴人們：行動黨當權者就是在那班牛鬼蛇神背後拿着指揮刀的人。這樣一來，文壇上那班牛鬼蛇神想偽裝進步也偽裝不成了，想掛現實主義的招牌也掛不成了，他們的處境只有越來越不妙。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行動報」企圖利用「陣綫報」打字校對方面的某些錯誤來貶低「陣綫報」上的文章的戰鬥作用，這種伎倆是小人的行徑。衆所周知，由於行動黨政權對印刷館進行恐嚇，迫使他不能承印「陣綫報」，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陣綫報」，稍有些打字校對方面的毛病，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其實，如果行動黨胆敢給人民有出版言論的自由，那時，在左翼文藝工作者不僅可以在鉛印的大張的「陣綫報」上，而且可以在各種進步的刊物上，更詳盡地暴露那伙反動文人的醜惡面目呢；而「行動黨」人要為他們在文壇上的奴才喊冤叫屈恐怕要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們量他們是不敢讓人民有出版言論自由的！

紫花的薔薇

——小文——

這些天，湯申區在進行所謂「國會議員」補選宣傳戰。這種粉飾民主的虛偽的選舉，實在是沒有什麼看頭的，不過，從帝國主義傀儡的行動黨之候選人發表的演說中，却可找出不少政客的謊言惡言。以下試舉一二來共賞。

那位行動黨候選人大概平日仗着行動黨法西斯殘暴的權勢作威作福慣了，這次，照樣在街頭講台亮相，氣勢兇兇地指責和他競選的所謂獨立人士是「多麼的低三下四」，是小小的「投機政客」、「政治狂夫」……他以為仗着行動黨的勢頭，自己就是一位「政治家」了。殊不知行動黨人靠的是為帝國主義服務，壓迫人民的反動政權，他們的身分實不比所謂“獨立人士”好多少，人們完全看清他們同樣是小小的「投機政客」、「政治狂夫」、「低三下四」的傀儡。這位仁兄的出來競選，無非也想「往上爬」，從行動黨壓榨人民血汗作成

的筵席分得一二塊饅頭！

這位自稱不是政客的政客，大談十年前的新加坡，「在殖民地主義者的呵護下，一部分擅長“往上爬”的政客，紛紛稱霸“崛起”，分肥分香，充滿“分贓”的快樂情調。」看他表情，洋溢着羨慕之神彩。事實上，七年後的今天，情形亦復如此！他們行動黨人同樣在帝國主義的“呵護下”，干着這種骯髒的勾當！人們都道他臉皮厚，說得這樣露骨，不怕回到「行動黨總部」，挨那幾個在帝國主義“呵護下”的寡頭上峰的臭罵！

這位候選人也大言不慚地說，今天，人民作所謂“國家”的“主人”了！簡直在放屁！日薪工人說，我們連要求改善待遇都遭到拒絕，而罷工則被宣布為“非法”，還因此被解僱呢！世界上那有這樣的“主人”：生產資料他沒有分，社會財富沒有分，而失業有分，貧苦有分，為養肥外國壟斷資本家和本地少數剝削者統治集團而束緊腰帶拚命賣力苦干有分！……此外，還有很多足以揭穿所謂人民是“主人”這種謊言的事實。人們從善於說謊話這個特點，很輕易地看透這種政治小人的面目。

新聞目

華中、南僑學生展開 簽名貼標語鬥爭

華中同學在「1.16」鬥爭後，展開了一項意義深長的簽名運動，表達了廣大同學支持「1.16」反迫害正義鬥爭，支持被迫害同學。

這項簽名運動表明「1.16」正義鬥爭是華中同學所展開的；否決掉李光耀傀儡政權所搞出來的一月十八日所謂「全體華中學生簽名譴責被開除學生毆打鄭金發」的「聲明」。這項假「簽名」是反動派耍弄的花招。盜用「華中同學」的名義在報章刊登。

這項簽名運動獲得廣大有正義感的華中同學熱烈支持，他們都毫不猶豫地簽下他們的名字。

× × × × ×

據悉，在正確鬥爭路線的指導下，南僑女中學生突破了重重的封鎖和困難，於二月廿五日在校內展開了寫標語和發傳單的鬥爭，打破幾年來的沉靜局面。

通過這次的鬥爭，表達了學生的堅強意志，暴露了學校內的走狗「先生」，同時號召學生起來反「宣誓」、反迫害、反假「獨立」，抵制唱「國歌」。

康樂聲明譴責反動派 驅逐林耀明吳建華

康樂音樂研究會本月三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反動政權迫害該會執委林耀明、吳建華。

聲明說，林耀明被逐未到新山市，而於途中宣告失蹤。當林君親友去電向新山與星洲政治部詢問，星洲政治部以「此人經已釋放，此後行動概與本部無關」為理由，推卸掉責任；新山及吉隆坡政治部則否認會逮捕林君。那麼，林耀明究竟到那里去了呢？林君始終沒有得到「自由」，他顯然是被拉曼李光耀政權串通「綁架」走了。這是一場嚴重的政治迫害！我們在此提出最強烈的抗議。林君的人身安全，傀儡政權必須負起全部責任。

本報這期全文刊登了我黨對語文問題的看法的文章，下期起將登載我黨評勞工黨中央理事會66年10月24日的有關語文的聲明及其「堅決爭取列華、印文為官方語文」的錯誤口號。

本報啟事

人民黨召開代表大會 一致表示反對「社團法令」

新加坡人民黨本月二日召開代表大會，討論行動黨社團註冊官要求該黨遵守三條件修改黨章的事情。結果，大會一致議決拒絕註冊官的要求。

社團註冊官提出的三條件是：(一)黨員及黨的管理，應只限於新加坡公民，(二)黨章程中應有使社團註冊官滿意的規定，即不能讓違反本國利益的任何外國集團公開或暗地控制，(三)黨員的名稱與黨徽，不能與在馬來亞聯邦註冊的任何政黨相同。

該代表大會全力和無異議的支持該黨中委會的意見即認為接受和

又有八位政治被拘者 被逐出星洲

李光耀政權企圖誘迫政治被拘者妥協投降的陰謀，正遭到越來越慘重的失敗。於是，它轉而和拉曼政權密謀，狼狽為奸，把被拘者「驅逐」至馬來亞大陸，以進行進一步的政治迫害。今年二月廿一日，又有八位被拘者接到所謂「驅逐令」並於最遲離開星洲。他們是符國民、李錫楷、顏子今、周增禧、歐笑作（以上為南大生）劉秋和（南大職工）、張木南（中學生）和魏必成等。

阿沙漢工友罷工園坵 工會吁請給予支持

馬六甲阿沙漢園坵的工友，為反抗外國壟斷資本集團的殘酷剝削和迫害，於二月廿五日展開了罷工行動。馬來亞園坵工友聯合會特為此事發表告社會人士書。

園坵工會在告社會人士書里，指出了造成工潮的原因和過去處理的經過。指出資方橫蠻無理的拒絕談判和工友的要求，而聯盟的「勞工部長」則偏袒資方，壓制工會提出的要求和建議，完全暴露了聯盟政權反工人，反人民，為帝國主義效勞的反動本質。

園坵工會在告社會人士書里指出阿沙漢工友這場罷工是我國工人階級抵抗外國壟斷集團的殘酷剝削的鬥爭。這場罷工的勝利，將嚴重打擊外國資本家壓迫與剝削我國工人的基石。將給我國百萬園坵工友帶來極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將直接重重的打擊着反動工賊組織的根基。將我國數十萬工友從反動派的組織里解放出來，將全面給予我國工人爭取改善生活條件的鬥爭提供好的影響。因此，該會呼吁我國各階層人民、各工人組織，各左派團體，密切關注工潮的發展，積極發動廣大人民群眾支援正在鬥爭中的阿沙漢工友。

依從註冊官的要求，將等於自動解散自己的黨。代表大會也同樣認為，該等條件是完全違反該黨堅決反對新加坡假「獨立」和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的原則和立場的。

代表大會對行動黨利用社團法令等法西斯法律，企圖壓制和封閉反帝政黨和所有左翼團體的軌跡手段，給以全力的抨擊，並指出它的醜惡目的將不能得逞。相反的，行動黨加強法西斯鐵碗統治，只能促使它更早的滅亡。

我黨開除黑幫份子

鑑於我黨屬下經禧，里峇峇利支部黨員梁振壯（又名梁振秀）勾結特務，破壞左派工運，我黨經決定開除其黨籍。

× × × × ×

我黨烏東支部執委會，鑑於林亞義、李書華、曾憲壘、汪南德在辦事處目無黨紀，污蔑和誹謗支部執委會，以及搞小集團進行一連串破壞活動，已決定停止他們的一切職務和活動，並禁止進入黨所

（接第一版）

策和新加坡假「獨立」這所謂「既成事實」，加強人民服從這個政權的意念，以達到從人民內部麻痺和分化人民的反帝和爭取民族解放的思想意志。行動黨政權也想藉所謂「防務」為名，加強它鎮壓人民的軍事力量；行動黨政權這些年來，這樣狂熱地擴軍備戰，自然是企圖藉這一點「強大」的武力來威脅和恐嚇人民，乖乖忍受它的反動統治。然而，所有各種反人民的反動伎倆，都是注定要失敗的。

人民反帝反傀儡政權的鬥爭正在邁步向前發展，盡管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在人民革命鬥爭汪洋中垂死掙扎，終難免滅頂之災。反動政權越是裝作強大來嚇人，人民則越是看出它的虛弱。被壓迫的人民是絕不甘服從反動政權的統治的。反動政權也絕無法以保證有就業和讀書機會」引誘青年去接受訓練，接受奴化思想的毒害，去為它的反動政權效勞，因為它與廣大人民（包括青年學生）是敵對的，它是維護帝國主義和一小撮反動剝削階級利益和壓迫廣大人民（包括青年學生）的。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和拉曼、李光耀政權！